H. H. MU CHINESE LIBRARY

楊升菴曰開口奇突驚人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

孫鑛曰勇智巧說詳可畏不獨文壯也

有以施其不仁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患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今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茅坤曰千里之河一拳砥柱然後歸過運人樓入宋事騎龍手也　錢穀曰此何術也四字四顆明珠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雖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

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詢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鼓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於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

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遣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將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所以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

茅坤曰此意可行於尋閫臨城之時不可行於樞筦當國之日

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名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愍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鄙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

誰望耶〇

鍾惺曰〇老蘇目擊當日兵驕〇欲以駕馭之術望韓公〇其意自善〇肰太平養兵〇欲其不驕而有用〇寔是千古難事〇非殺一便可警〇百

讀者識其意可也〇

孫鑛曰先提離合作一篇把柄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

唐順之曰情辭婉轉可愛

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蘧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以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

從敘四遙入歐公處如画

鍾惺曰於此見遇合之難

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敢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茅坤曰又實入三子形容歐陽子之文極等風態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文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

鍾惺曰於此見讀書之難

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非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

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何如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錢穀曰回顧離合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頭一穴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肰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肰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

鍾惺曰眼明口毒將安石一生行徑俱於不近人情四字中道盡而千古為之痛快

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肰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暗指介言）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明指介甫）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肰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肰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

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肰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孫鑛曰知介甫於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於方用者呂獻可雖盧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鍾惺曰張文定公撰老蘇墓表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云云老泉以一布衣而能立異於安石若此不獨識高其操守亦自矯矯矣

茅坤曰行文痛快

蘇洵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也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

孫鑛曰凡有引愈無不痛切

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有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

代所以興也末世不肰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它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肰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鍾惺曰讀此文無不欣肰稱快其頓挫引喩明醒故也

蘇洵子貢論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

伐[illegible]賜云 [illegible]存魯 [illegible]安齊 貢當 [illegible]

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簒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柢高國鮑晏吊之彼必懼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惟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吊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

茅坤曰引證最切

如灌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齊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鍾惺曰正論而出之以縱橫之筆。使老泉生戰國時。又當兹蘇秦一蘇代而三矣。

譚元春曰慮不長量不大二語已盡項羽病痛而鉅鹿之失轉

蘇洵項籍論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

可勿論

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還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秦之守籍不

鍾惺曰致詰已服諸葛之心狀三分素定守而後出賢者或有

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

淡意

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茅坤曰老泉此論亦雄矣以予觀之亦事後按成敗立一家之說耳當時秦兵之強勁者大畧盡之鉅鹿鉅鹿敗則關中已搖故高帝得以重辭請和瞯其怠而擊之也苟如老泉之說籍且釋趙之救而遽為入秦秦強兵在外未撼關中守如故章邯輩尾

其後而內外夾攻恐秦必得志也即如籍能入秦以彼叱咤之資豈能一朝破秦之後即可東向而制諸侯哉亦過矣

鍾惺曰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則羽可高帝矣老泉此論就事論事耳

蘇洵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

錢穀曰叙前後離合凡四轉而感慨係之

徐鈞曰寫得凜然可畏

出都門意氣慨然（有生色）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窮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謂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高識）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鍾惺曰此文追思今昔感慨於功名富貴閒一腔丈夫之氣勃勃

不禁故正言直狀之不足畏以為規諷蓋欲見其學之有主也

宋文

卷六

集賢堂

錢穀曰萬馬奔馳一鞭而止

蘇洵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

孫鑛曰托老人立言妙甚

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孫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褻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漬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

六行者吾浙時所謂大憨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靚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務鄰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家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下也且無彰之㾓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鍾惺曰以感歎為諷刺讀之使千古士大夫皆有慙色闕名敎之文也

唐順之曰文勢如累棋

蘇洵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

茅坤曰有此一段掉尾絕精神

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樸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歎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鍾惺曰此托豪自悲自幸有睥睨一世之意

宋文歸卷六終